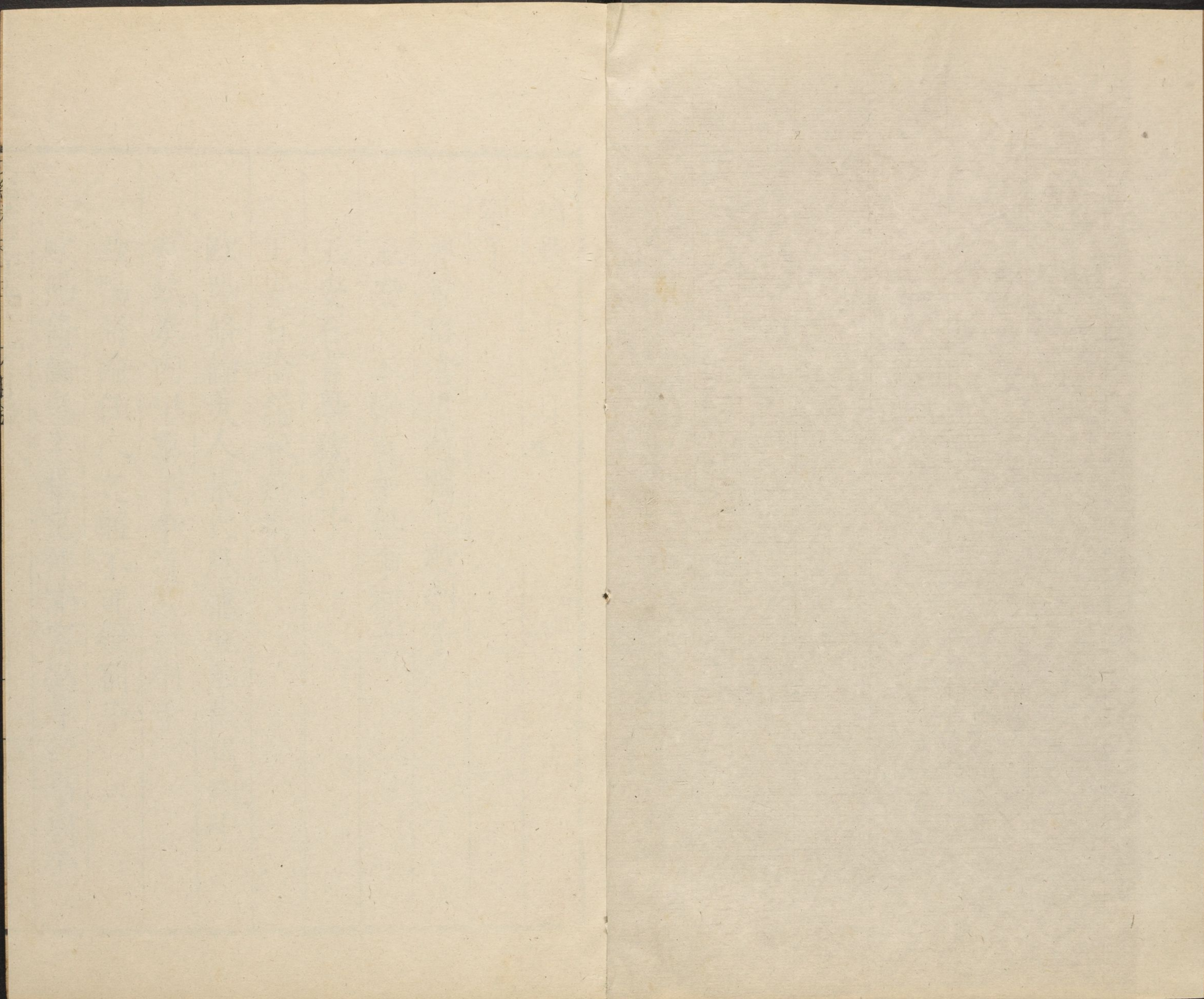


T5288.07/0623







文編卷之十五目錄

劄子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安石言尊號劄子

王安石論罷春燕劄子

歐陽脩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蘇軾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歐陽脩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歐陽脩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歐陽脩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歐陽脩論按察官吏劄子

歐陽脩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歐陽脩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歐陽脩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歐陽脩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歐陽脩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歐陽脩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歐陽脩乞補館職劄子

王安石論館職劄子二

歐陽脩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脩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脩論呂夷簡劄子

歐陽脩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歐陽脩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脩論狄青劄子



歐陽脩論李淑奸邪劄子

歐陽脩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歐陽脩論陳晉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歐陽脩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蘇軾乞郡劄子

蘇軾代滕甫辯謗乞郡劄子

文編卷之十五 劄子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 廷 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 子 行 校刊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  
祚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  
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  
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  
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



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  
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  
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  
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  
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  
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  
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  
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  
粵蜀吳楚五國之君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

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  
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旣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  
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  
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  
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  
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



下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  
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  
所以爲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  
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乂明於羣  
臣之贖不肖忠邪選川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  
竝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  
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  
高授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  
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愷悌  
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  
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  
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  
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  
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  
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  
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寃而明識大  
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  
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



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効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

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



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  
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  
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  
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  
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  
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  
而羸齋索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  
縱馬相與袷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  
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  
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

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  
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  
於荒隴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  
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  
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  
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  
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  
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  
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  
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



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

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洵酌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盭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盭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盭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嚮有道之意而奉之



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  
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閑遠崇侈循之無窮  
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  
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  
之所擇

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 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  
之故臣以淺陋誤承 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  
不及悉遂竊附而退竊惟念 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  
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

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  
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  
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  
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  
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  
利元元爲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真宗守之以謙  
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  
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  
從官施於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 陛下陳其一二  
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



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財

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



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

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旣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救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



先王親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安石言尊號劄子

臣伏以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陳請徒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已邊膺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陛下以撝謙爲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王安石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即恐



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 聖心仁惻且  
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歐陽脩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  
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  
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  
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  
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  
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  
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  
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  
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在費財



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  
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  
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踈遠  
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  
太過其他踈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  
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  
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  
不獨爲張氏大此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  
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  
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蘇軾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  
左朝奉卽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  
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  
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  
母欣然而上壽于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  
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  
旣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  
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  
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竊見



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  
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  
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  
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歐陽脩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  
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  
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  
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  
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

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  
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  
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  
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  
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  
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  
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  
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  
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  
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



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則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卻飾言一不才顯以日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如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

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卻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卻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歐陽脩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  
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



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  
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  
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  
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况  
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  
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  
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  
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  
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

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  
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  
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  
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  
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  
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  
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  
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  
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



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歐陽脩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况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

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况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湏防詐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群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五轉

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

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况外庭百官踈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



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給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歐陽脩論按察官吏劄子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

懦弱不材者或令其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揀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即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竒効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



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歐陽脩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

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群聽杜塞人口况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搔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盍有憂國之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况臺諫之官尤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



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六乃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可訂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仰旨指揮施行進止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而史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女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



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  
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  
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  
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  
政以三桓分泄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  
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  
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  
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  
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  
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

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  
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  
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  
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  
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  
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  
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  
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  
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  
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



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膏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採公議而劾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  
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  
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  
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  
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  
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  
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上尊榮國家  
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  
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



故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臯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垢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

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凌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



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柵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敗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

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踈踏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番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踈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



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

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當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母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施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歆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意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

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理今



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  
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  
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  
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閔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  
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  
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  
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  
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  
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顧法有

所未盡但當隨事脩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  
顧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爲  
便差法一行卽時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  
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  
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  
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  
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  
不克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  
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  
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



則反爲害臣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縣於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間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于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願

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籍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以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明而發以搖惑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脩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



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不勝區區冒昧聖聽  
伏俟誅戮

歐陽脩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  
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  
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  
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出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  
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  
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器其薄拘管俟天下施行報  
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卽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爲報

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  
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  
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乞臣所請乞下兩府重議施  
行取進止

歐陽脩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  
從之臣內有姦儉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  
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旣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  
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  
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故其進用尤盍精選只



用材識不限資品徃徃自州縣官而拜者國朝近歲  
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  
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迹漸踈外同於冗官遂容小  
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  
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  
令中書除人致於內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  
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  
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克者出自上意擢  
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  
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